

王树声大将

王樹聲大將

徐向前題

一九三三年十月廿

责任编辑 张励中

王树声大将

芦 笙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新乡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222千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300册

统一书号3105·472 定价 2.95(精)
1.70(平)

内 容 提 要

《王树声大将》是王树声的传记。王树声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创始人之一，曾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他和徐帅等一起领导了鄂豫皖苏区的四次反“围剿”，创建川陕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长征。抗日战争期间，又率部队转战中原，身经百战，屡建战功。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授大将军衔。



王树声大将



红军时期的王树声（画像）



抗日战争时期的王树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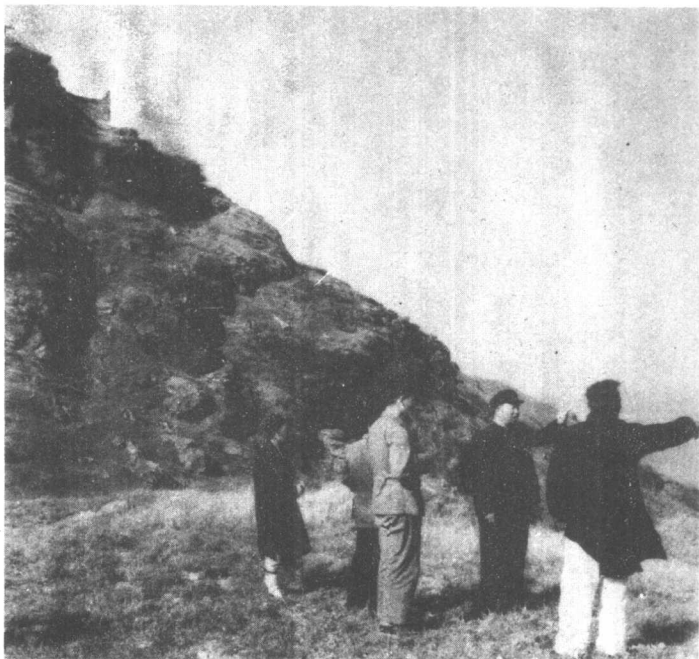


解放战争时期的王树声

一九五一年，王树声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鄂豫皖分团副团长，返回大别山区慰问家乡人民，受到父老们的热烈欢迎。



一九五八年，王树声重访黄坡县木兰山，与木兰山老道人，共话当年在此战斗的情景。





一九六四年，王树声偕全家探望家乡，留影于故里项家冲湾头。自右至左：夫人杨矩、次子楚还、三子建初、长子鲁光、王树声、女儿季迟。（左图）

一九六五年，王树声和夫人杨矩（左2）与徐向前和夫人黄杰（右2）合影。（左下图）

王树声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宋庆龄、李先念在一起。（右下图）



一九七〇年，王树声在水利工地参加劳动。



名利全空人自别
不知几月几时月
功名眼内犹常
斯言何意乎
命字原
昭治成教愛
附力八十
昌公
王治内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二万六千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
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右降毛主席六盘山词

无限风光在险峰

目 录

第一章	初生牛犊儿	(1)
第二章	脱胎于革命	(14)
第三章	刀光试赤胆	(29)
第四章	逆境显忠心	(41)
第五章	红星亮闪闪	(56)
第六章	屡屡建奇功	(69)
第七章	汉江秦岭曲	(92)
第八章	巴山蜀水歌	(102)
第九章	长征多曲折	(128)
第十章	悲壮西路军	(151)
第十一章	重返党怀抱	(166)
第十二章	延安中秋月	(177)
第十三章	中原抗战图	(194)
第十四章	斗法与受困	(211)
第十五章	失蹄鄂西北	(225)
第十六章	回马大别山	(240)
第十七章	红花朵朵开	(256)
第十八章	公仆本色美	(268)
第十九章	灵魂洁若玉	(281)
第二十章	光彩照人寰	(295)
后 记		(305)

第一章 初生牛犊儿

巍巍大别山，是英雄的摇篮。古往今来，她哺育了多少豪杰志士！名震遐迩、彪炳青史的王树声大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个卓越代表。

王树声，清光绪三十一年农历四月二十三，也就是公元一九〇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出生于大别山西麓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项家冲。从湾子以项氏命名，就不难联想到，这儿不是王树声的根籍。只有老辈人晓得，他们这一支王氏家族，原籍江西。只因生活所迫，祖先才于四百多年前的元末明初，离乡背井迁徙到豫东南的新县寨山；尔后，又慢慢分散于这鄂东北麻城乘马岗一带的。

项家冲是个小山湾，王树声一家却算个大户。他上有祖父母、伯父母和双亲，下有本房和堂房的兄弟姊妹十人。树声他们这一代，按照家谱规定的辈份，男孩属“宏”，女孩属“玉”。所以，树声这一房亲兄妹，分别取名为宏忠、宏恕、宏信、宏义、桂玉；另一房堂兄妹，分别称为宏文、宏学、宏儒、娇玉、春玉。树声在这众兄弟群中，排行第五，宏信即是他；乳名又叫国荫；而家人和乡亲们总亲昵地称他国伢。树声，是他上学后改的大号。

王树声的祖父名德成，是个科举场上的失意者，却又不甘寂

寞，在家乡靠教私塾兼行医打发时日；因平生未得半点功名，饮恨终身，将最后希望寄托于自己的儿孙。但他的两个儿子，恰似他们的小名——福余、庆余一样，是治家过日子的能手，而非舞文弄墨的天才。哥俩仗着一身好力气，成年累月种田、磨粉、养猪，汗水不停；农闲时，也从不歇手脚，还要顶风冒雪跑小生意，四外奔忙。就这样经过多年的勤扒苦做、惨淡经营，到他们中年时，全家已积累到水田十多石（四十余亩）、山林数块、房子三座、四头耕牛、一匹马，外加粉坊的家业了。这在那贫瘠的山区，已算殷实之户。因为还雇了长工、伙伕各一，并放了点债，所以，又算一个小小的地主人家。

但是，当王树声长到六岁，亦即民国初年，这个大家庭就解体为二了。他的父亲分得了半壁家产，抚养了自己的老母和妻子儿女。王树声的母亲王徐氏，也是个里里外外、拿得起放得下的精明人。夫妻俩不忘先父的遗训，把孩子们陆续送进了乡塾，一心“望子成龙”。谁知，命途多舛，这一对心目中对未来充满了向往的夫妇，还不到四十岁，就在短短的两年间，相继因病谢世了；那是王树声刚刚启蒙的十岁左右。

这么一来，王树声家原先的生活图景全变了！本该享受晚福、年过花甲的老祖母，又不得不挑起支撑全家、抚育一群幼小孙儿的重担。孤儿，寡老，在那山河破碎、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度日的不易，可以想象，莫看他们是个小小的地主！

唉！那个年月，不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子”么？王树声家，充其量也不过是条“小鱼”而已！虽然，平时也放点儿债，农忙时也雇个把人，但日常的主要农活，还是靠几个刚接近成年的孩子承担的。即使老祖母那干枯的手，也从没丢下过繁忙的家务。

王树声在兄弟姐妹群中，可算得一个“幸运儿”了：一则，由于他年纪轻轻；二则，更因他书读得好，所以，老祖母在执掌家政之后，就将已送乡塾的三个长、幼孙儿接回，投入了耕田种地、养猪放牛等活路，独留下树声继续就读。王树声是个脱颖而出的孩子，怎不理解老人家的一片苦衷？他埋首书卷，攻读不懈，终于度过了十年寒窗。

转眼，到了民国十二年，即一九二三年。正是人人见面拱手互道“恭喜，恭喜”的农历正月新春，王树声“金榜题名”，考上了麻城县高等小学堂。

“国伢中洋秀才啦！”

这消息，驾着欢跃的山风，伴着叮咚的溪水，飞快地传遍了王树声的故乡方圆几里，令穷家小户子弟振奋；同时，也使少数富贵人家沮丧。

当然，这喜讯，更在风华正茂、十八岁的王树声心里，激起层层波澜——

他，首先涌起的，是扬眉吐气的满腔豪情。要知道，他那穷乡僻壤的故里，文化教育落后异常，县城官办的高等小学堂，在人们的眼里，就是培养“洋秀才”的“最高学府”了；而这学府的大门，主要又是为地富老财的子弟开的。王树声从小经受了家道渐落、世态炎凉的变迁，心坎深处厌恶那些自恃钱多气粗的阔老们，对穷人子弟的冷讽热嘲。就在前不久，他和几个穷伙伴放牧时，牛啃了邻湾大地主家田埂边的几口嫩草，被出门游逛的地主少爷瞅见了。这个“小霸王”开口就是一顿吼，瞪着大眼要他们赔。王树声和伙伴双手把腰一叉，反问道：“田，就算是你家的，难道这老天爷生的草，也都归你们吃？！”胀得那少爷一肚子气，好半天才“哼”了一声，大嘴一撇，讥笑道：“算、算你

们嘴巴狠；可，可谅你们穷小子也中不了个洋秀才！”哈！他这个没落小户、也近似“穷小子”的王树声，而今竟然真的中“洋秀才”了，他怎能不心潮起伏、格外自豪呢？

同时，他感到的还有“光宗耀祖”的激奋。老祖父一生在功名上的落魄，双亲生前和临终对自己的教诲，老祖母和哥哥弟妹们，含辛茹苦，供他深造……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寄托何在？王树声是心若明镜的。

王树声告别了家人和乡亲，负笈远游，来到了百里外的县城。

他，被编入了县高等小学堂第十期学生的名册。从此，王树声生活史上崭新的一页打开了。

原先，在封闭的山窝窝，王树声如同一只蓬间鸟儿，视野是那么短，圈子是那样窄；而今，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那熙熙攘攘的人流，那琳琅满目的商店，那宽宽敞敞的学校……举目所见，都是如此奇妙，使王树声大有茅塞顿开之感。

但话再说转，麻城县高等小学堂，是在前清科举试场的旧址上建起来的。正如多年来人们积习难改，一直把麻城小学依旧称“考棚”一样，这所名为新式的高等小学堂，实际上仍残留着不少封建的色彩，仿若一个着长袍的“老古董”，上身又可笑地套了一件洋服。这种新旧混杂的格局，王树声一入学也就感觉到了。譬如，他们全校的七位老师，大半是清朝的举人、拔贡、秀才，思想较陈腐，讲授的还是“子曰、诗云”之类；小半是新式学堂毕业生，教授的是史地、算术、英文等现代课程；校长则是一个名望显赫的老翰林。

对于经书古籍，王树声原已在乡塾读过不少，有了一定根

基，在这儿他不大专注了；引起他浓烈兴致的，是那些现代课目。他觉得这门门新课，都似一座座百宝库在他的眼帘打开，使他看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他勤奋地、贪婪地学习着，如同不倦的蜂儿，广采着百花的蜜汁，始终以优秀的成绩，博得老师和同学们的青睐。

无忧无虑的学生生活，充满了梦幻色彩。来自四面八方的同学们，济济一堂，既有贫富优劣之分，也有志趣相投之乐。经过朝夕相处，大家都混熟了，就免不了抓住各自的外貌或性格特征，彼此取个绰号，你唤我叫，倒也既亲近、又逗趣。

王树声入学不久，同学们看他满脸酒刺，稍一激动，酒刺疙瘩通红，象鼓绷绷的麻点，大伙就用本地土话，送了他个绰号：“绷麻子”。

酒刺，是血气方刚、青春正旺的一种象征。王树声当时确也身强力壮，魁梧过人。他蓄着小分头，浓浓的眉毛，炯炯的眼睛，厚厚的嘴唇，说话象打机关枪，略带童子音；再配上那常穿的、家纺家做的对襟青土布小褂，更显得英姿勃勃。

王树声喜欢各项运动，尤其爱踢足球。他嫌学校的足球少、玩者多，踢得不过瘾，就省花俭用，自个儿买了一个；课余常邀一帮足球迷比赛。他踢起球来满场飞，一脚踢老远，脚头又刁又准。每次比赛，他这一队多半要赢。所以，那时球场上常爆起阵阵啦啦声：

“加油！绷麻子，加油！”

“好球！再来一个，绷麻子！”

倘若说，“绷麻子”这一绰号，不过反映了王树声外貌的一个特点；那么，以后同学们送他的第二个绰号，就包含了一些他的“内在特性”了。

说起这第二个绰号，还有一段趣事哩：

当年，盘踞湖北的军阀吴佩孚，曾派了一团军队镇守麻城。军队进驻县城那天，县府传令，扎彩摆酒，鼓乐相迎；县知事并亲率各界在城外恭候。王树声他们的学生队伍，排在最前列，看得一清二楚：那位团长真是威风十足，坐着四抬的蓝绿呢绒轿子，两旁大队马弁簇拥，俨若“钦差大臣”进了县城；在衙门口，又是丝竹伴奏，县知事带路，那团长大摇大摆进了县大堂……

看完了这一幕回到学校，一向活泼、爱逗的王树声，乐得喊道：

“伙计们，我们做个游戏吧？”

“么游戏？”

王树声滑稽地一笑，拿起自个儿的一把破烂的弯把伞，“嚓、嚓”把骨架一扯，问大家：

“这象不象文明棍？”

“象，象！”

“好！”王树声把“文明棍”一晃，说：“那我就当团长，各位当我的马弁，我们也来进衙门。”

说笑间，他仿着将才看到的那团长的派头，拄起文明棍，迈着八字步，绕着操场走将起来；身后，紧跟了一帮装马弁的同学。大家嘻嘻哈哈闹腾了一阵……

随即，“团长胚子”的新绰号，就又加到王树声的头上了。

不明底蕴者，可能觉得这样的绰号有伤大雅，甚或有“挖苦”之嫌。殊不知，那时送王树声此等绰号，却是同学们的别出心裁，幽默中包含了对王树声的“祝福”。这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团长”也者，在当时还稚气的青少年心目中，是了不起的、高